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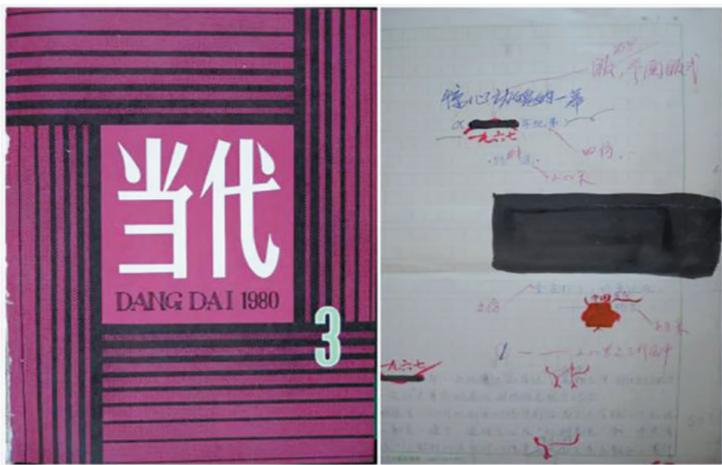
《惊心动魄的一幕》如何在《当代》发表

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这部小说是路遥作品首次在我国大型文学刊物上的亮相,并于1981年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这部小说的发表,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心。随后,他才有中篇小说《人生》以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的问世。考察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对于研究路遥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新时期之初,担任《延河》文学杂志编辑的青年作家路遥,还只能在编辑之余,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当时,文学界拨乱反正,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得到极大的鼓励,这对于心性刚强的路遥来说,构成了巨大的冲击波。路遥一边冷静地审视着文坛动向,一边认真思考与创作。

1978年,就在“伤痕文学”铺天盖地之时,路遥以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文革”武斗为题材,以“文革”前夕担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这篇小说没有迎合当时“伤痕文学”发泄情绪的路子,而是进行彻底的“文革”反思,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在“文革”中为制止两派的斗而进行飞蛾扑火式的自我牺牲。它是路遥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题材,一则路遥有在“文革”武斗时的亲身经历和生死体验,写起来得心应手;二则他对当时的文艺政策走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认为“伤痕文学”虽是逞一时之快发泄情绪,但文坛终究要有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而他这部作品的着眼点就是想塑造一个非正常时期具有崇高献身精神的人”。在创作手法上,这部中篇小说深受法国作家雨果《九三年》的影响。《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路遥在这部中篇中也想来个土崩瓦解的结果,在矛盾的最高潮结束。他下定决心创作这部与当时的文坛潮流有些不合节拍的中篇,是一招险棋,剑走偏锋。很多年后,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晓雷回忆:“我看过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惊,既震惊这部小说的真实感和我的朋友闪射出令我羡慕甚至嫉妒的才华,又震惊于这部小说主题和思想的超前。那时我的思想还深陷在文化大革命好的长期喧嚣形成的藩篱中,而如今由我的朋友捧出一部讨伐文化大革命的檄文,怎能不让我感到惊恐呢?但我的真诚认可了这作品的真诚,我毫不含糊地肯定了它,并表示我的支持。我们在共同商量这作品的题目,似乎叫做‘牺牲’,意思是表面写一位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中牺牲了,实际深意表明不仅这位县委书记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



品,而且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同样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不仅晓雷看到这部小说时叫好,《延河》副主编董墨也有同感,路遥拿出这本小说的初稿让他看后,他认为:“这个中篇小说与当时许多写‘文革’题材的作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是作家着眼点的不同。”

事实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写成寄出后,路遥的心也就随之悬了起来。这部中篇先是《延河》副主编、路遥的恩师贺抒玉推荐给某大型文学刊物的主编,不久被退了回来;又寄给一家刊物,二次被退回。两年间,接连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在“周游列国”后,都被一一客气地退回。每次投稿后,路遥都在等待发表的焦虑与煎熬中度日如年。而那时的陕西作家却一路高歌,莫伸的《窗口》与贾平凹的《满月儿》在1978年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忠实的《信任》和京夫的《手杖》又分获1979年与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陕西已有4位作者在全国获奖,而路遥却出师不顺。

这样,路遥的创作一直在中篇与短篇之间犹豫,他甚至重新捡起短篇,先后写出了《在新生活面前》《夏》《青松与小红花》《匆匆过客》《卖猪》等作品,这些短篇小说仅仅是发表与增加数量而已。

当《惊心动魄的一幕》再次被退回时,路遥甚至有点绝望,最后他将稿子通过朋友转给最后两家大刊物中的一家,结果稿子一直没有通过,原因仍是与当时流行的观点和潮流不合。朋友写信问路遥怎么办?路遥写信告诉他转交最后一家大型杂志——《当代》,如果《当代》不刊用,稿子就不必寄回,一烧了之。

1980年春天,就在路遥彻底灰心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幸运之神终于降临到不屈不挠的路遥身上。过不多久,《当代》编辑刘茵打电话到《延河》副主编董墨那里,明确地说:“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秦兆阳同志看过了,他有些意见,想请路遥到北京来改改,可不可以来?”董墨很快把电话内容告诉路遥,路遥欣喜若狂,他终于看到所期望的结果了。《当代》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杂志的“四大名旦”之一,有“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特色,以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为主,整体大气、厚重,能在《当代》上发表小说是每个作家所梦寐以求的事情。

1980年5月1日那天,路遥激动地给《当代》编辑刘茵写了一封长信,诚恳而详细地阐释了这部小说的创作动因、思路乃至写作中的苦恼。这封信件,是目前路遥本人关于《惊心动魄的一幕》最系统的创作阐释。他甚至明确地告诉《当代》编辑:“我曾想过,这篇稿件到你们那里,将是进我国最高的‘文学裁判所’(先前我不敢设想给你们投稿)。如这里也维持‘死刑原判’,我就准备把稿子一把火烧掉。我永远感激您和编辑部的同志,尊敬的前辈秦兆阳同志对我的关怀,这使我第一次真正树立起信心。”同时,路遥还提出“想在校样上改一改个别不妥的地方”。路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信中有清晰展示。

当然,《惊心动魄的一幕》能在《当代》上刊登,这将是他的重大收获。就在1980

年5月1日,路遥又情不自禁地给朋友谷溪写信,表达了他当时的激动心情:“好长时间了,不知你近况如何。先谈一下我的情况,我最近有些转折性的事件。我的那个写文化革命的中篇小说《当代》已决定用,5月初发稿,在《当代》第三期上。这部中篇《当代》编辑部给予很高评价,秦兆阳给予了热情肯定……中篇小说将发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的刊物上(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另外,前辈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路遥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连续使用“我国最高文学出版单位”“莫大的荣誉”“一个最重大的转折”这些极致的词语,来表达他的兴奋心情。这说明路遥在文学突围时期,文学前辈秦兆阳的充分肯定,对他提升文学创作信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年5月初,路遥应邀到《当代》编辑部修改小说。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北京,并在责任编辑刘茵的陪同下,去北京北池子秦兆阳住所见到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当代》主编。秦兆阳是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他的青春年华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全国解放后,他担任过《人民文学》副主编、《文艺报》执行编委。1980年,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双月刊主编。也就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他上任不久后就看到的作品,路遥的确是幸运的,他的命运得到幸运之神的垂青。结果,路遥在秦兆阳与孟伟哉、刘茵等人的指导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了20来天,作品比原稿增加了1万多字。路遥当时无限感慨地说:“改稿比写稿还难。”



《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3期上头条刊发,秦兆阳专门题写标题。在秦兆阳的力荐下,《惊心动魄的一幕》还一连获了两个荣誉极高的奖项:1979-1981年度《当代》文学荣誉奖、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尤其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新时期陕西作家的第一次获奖。路遥的好友、时任《延河》诗歌编辑的著名诗人闻频,见证了路遥得知获奖消息的情景:“记得有一个礼拜天,一大早我在办公室写东西,他从前院急促地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一进门便高兴地喊:‘我获奖了!’说着扑过来,把我紧紧拥抱了一下。路遥这种由衷的喜悦和兴奋,我只见过这一次。这是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全国获奖,也是他第一次获奖。后来的几次获奖,包括茅盾文学奖,他再没激动过。”

1982年3月25日,秦兆阳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

志》,再次谈到当初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第一印象:“初读原稿时,我只是惊喜:还没有任何一篇作品这样去反映文化大革命呢!而你的文字风格又是那么朴实”“所以路遥同志,你被所熟悉的这件真事所感动,经过加工把它写出来,而且许多细节写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朴素,毫无华而不实的意味,实在是难得”。他也客观地分析了这部中篇小说没有被评为评论界关注的原由:“它甚至跟许多人所经历、所熟悉的文化大革命的生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之情和对‘四人帮’的愤慨之情联系起来不起来。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以后,很长时间并未引起读者和评论界足够的注意,是可以理解的。”秦兆阳的独具慧眼赏识了这部小说,并成就了路遥。命运的转机就在坚持之间,对于路遥来说就是这样!这样,路遥鲤鱼跳龙门,一跃进入全国知名作家的行列中。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路遥的文学创造道路可以说是从这部中篇小说开始的,作为作家的艺术个性也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显露的。从此,路遥的创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至少有这样几重意义:一是极大地提升了路遥文学创作的自信,使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二是使他跻身全国著名作家行列,为全国文坛所关注;三是改变了他在陕西文学界冷板凳的际遇。在1981年的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获奖座谈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资深编辑王维玲郑重向路遥约稿,才有路遥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此后,“衣冠城籍”的路遥找到“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优质文学表达区。

当然,并不是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一篇十分成功作品。1985年元月,路遥在接受采访中坦率地谈到它的局限:“这个作品比较粗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艺术准备不充分,很大程度上是靠对生活的熟悉和激情来完成的,因此,许多地方留有斧凿的痕迹……”

1991年,路遥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直言不讳地称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他这样写道:“坦率地说,在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我最敬爱的是两位。一位是柳青,一位是健在的秦兆阳。我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他们为我的文学‘教父’……秦兆阳等于直接甚至是手把手地教导和帮助我走入文学的行列。”这进一步证明《惊心动魄的一幕》发表之于路遥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梁向阳

往事

魏晋时期的嵇康,算不上叱咤风云人物,政坛上未见其异举,沙场上未见其壮举,但《晋书》《三国志》中有其传记,《隋书》《唐书》《宋史》等史籍中均有其文集,并被录入《四库全书》。嵇康所以闻名,在于他被后世誉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竹林七贤这一名头具有划时代的文化符号意义,把魏晋名士的人格魅力渲染得淋漓尽致。

在我国古代文坛上,向有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初唐四杰、扬州八怪等名人组合,若以当今流行说法,将他们都看作朋友圈,就有些牵强了。这些名人组合,都是后世因推崇而并称。他们或曾有过诗酒唱和之类的私下交往,但基本上是以个体活动方式存在的,既没举办过沙龙式的派对,也没邀约过兰亭那样的雅集,甚至从未谋面,怎么能算是朋友圈呢?唯独竹林七贤是个例外。曹魏正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契合若金兰,经常聚会于山阳的竹林中,堪称名副其实的“朋友圈”。他们崇尚老庄,不拘礼法,风骨端直,气质高爽,性情率真,清谈风雅,诗文奇丽,琴棋书画各具擅长。在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的画像砖中,他们衣袖宽松,席地而坐,或抚琴,或啸歌,或饮酒,或沉思,形神兼备,各得其乐。

在我国古代文化名人组合中,竹林七贤久负盛名,回响千年,至今热度不减。有学者评曰: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群体能像竹林七贤那样几乎集中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选择,他们或做官,或隐居,或亦官亦隐。也没有哪一个群体能像竹林七贤那样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艺术,甚至对中国人心的影响,都产生过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名士逸闻荟萃,竹林七贤占了相当篇幅。据统计,全书1000多则,涉及竹林七贤有100多则。这说明,他们都是有趣的人。他们的故事,个性张扬,有血有肉,就像“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那样,为世人所瞩目,更像“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那样,为世人所景仰。

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在玄学、文学和音乐上造诣都很高。他意趣疏远,心性放达,工诗善论,文风清峻,对后世文风与价值取向影响很大。他为人真诚,生性谨慎,却又刚肠疾恶,遇事便发,公开拒绝与司马昭合作。山涛入幕司马氏府,由吏部选曹郎转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后,拟欲举荐老友嵇康接替其原职。嵇康既不愿意,也不想连累他,就写下了那篇千古名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尽管如此,嵇康对山涛的为人却笃信不疑。他罹祸后曾对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

嵇康和他的朋友圈

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后来的事实证明,对嵇绍照顾最多、惠恩最大的就是山涛。

据《晋书》载,嵇康“性绝巧而好锻”,贫居时,曾与向秀在柳下一起打铁自娱。有人会问,打铁有什么好玩的?如果你见识过打铁,初通其工艺流程,就会体验到其中的妙趣了。我在乡间长大,对打铁这个行当比较熟悉。铁匠家都有简陋的作坊,有时也会走村串户揽活。开工时,须将铁坯置于炉火中烧得通红,达到可塑状态,然后用火钳取出放到架起的铁砧上。师傅掌锤,一边移动翻转铁坯,一边用小锤点击着力部位;徒弟主打,根据师傅的指点,用大锤猛砸铁坯需要延展的部位,以便将铁坯锻成成型的器具。操作过程中,为了主从协调,起落有序,师傅时而点击铁坯,时而旁敲铁砧,发出“当当滴个当”的响声,前两下各一拍,后三下合为两拍,中间稍做停顿。徒弟则根据师傅敲出的节奏抡大锤,啮的一声砸下去,便是一个回合。响声节奏分明连续不断,如同打击乐二重奏,煞是动听。嵇康所以“好锻”,除为补贴家用外,当与打铁音律悦耳有关。须知,他可是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有琴曲“嵇氏四弄”和专著《声无哀乐论》以及《琴赋》存世。他的独到体认,使琴器从礼义与伦理的附庸地位挣脱出来,由“器”变“识”,走向独立审美艺术的自觉之路。

这天,颖川的贵公子钟会慕名来访。嵇康没有停下手里来施礼,仍旧埋头打铁。过了许久,正当钟会快快而去时,嵇康朗声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悻悻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钟会乃钟繇之子,少有才名,多谋善辩,是当世年轻有为的政要和名流。此前,钟会刚刚写完《本论》,很想让嵇康看看,就揣入怀中走到嵇康门前,又怕难入嵇康法眼,窘迫中“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嵇康不愿与权贵往来,他对钟会漠然若此,不能让钟会引为憾事,心生怨怒,这也为嵇康后来被诬害致死埋下了祸根。

据刘籍《琴议》记载:嵇康从杜夔儿子杜猛那里学得《广陵散》后,非常喜爱,经常弹奏。东平的吕安钦佩嵇康的高雅情致,一想到他就会不远千里来访,嵇康也视吕安为知己。后来,吕安被诬入狱,嵇康前往作证,司马昭借机将其囚禁起来,加之权贵构陷,横遭杀身之祸。消息传出,三千太学生前来为其求情也未能豁免。临刑前,嵇康仍能镇定自若,索琴弹奏《广陵散》。一曲终了,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 □王兆贵

人物春秋

鲁迅的邮票之爱与邮票上的鲁迅



1951年新中国首次发行纪念鲁迅专题邮票(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

中国发行纪念鲁迅的邮票,始于1946年。当年的东北解放区旅大邮电总局,于10月19日发行了一套3枚《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邮票,是在伪满四版、五版普通邮票上加盖“鲁迅逝世十周年”及“暂作壹圆”“暂作伍圆”“暂作拾伍圆”等字样形成的,是加盖邮票。

鲁迅的形象曾多次荣登“国家名片”:1951年发行的(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一套两枚(新中国首次发行纪念鲁迅的专题邮票)、1961年发行的(纪91)《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一套一枚、1966年发行的(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一套三枚、1976年发行的(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一套三枚和1981年发行的(J67)《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一套两枚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1981年发行邮票(J67)《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有茅盾题词)

这些进入邮票画面的鲁迅形象,分别采用了雕塑、油画、木刻、浮雕、照片和宣传画等艺术形式,这是此类名人邮票中所不多见的邮票现象。

除了肖像,鲁迅的手迹墨宝也曾多次荣登“国家名片”:《鲁迅逝世十五周年》纪念邮票左侧的鲁迅《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手书,后来在《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这套纪念邮票中又一次出现此句。

据许广平生前回忆,鲁迅非常关注和



1966年发行邮票(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支持集邮活动。一来对于他这个终身以写稿、寄稿为生之人来说,邮票不能或缺;二来国内外文朋诗友、社会各界联络联谊的书信往来,亦须用手大量的中外邮票;三来他还有个喜欢集邮的宝贝儿子周海婴。这就难怪在《鲁迅日记》中,他6次提到过邮票的事。

鲁迅对喜欢集邮的人曾给予热心帮助,他平时常常留心收集各类邮票,送给朋友、同事、学生中的集邮爱好者,季天复(江苏南通人,曾任袁世凯总统府侍从副官、参谋部参谋。1912年至1920年的《鲁迅日记》中曾50多次提到过季天复)就是其中一位。一次,鲁迅到南通会馆去看望季天复,就给他带去了10多枚日本邮票。

如同乡加好友的许寿裳,鲁迅所赠的邮票更多,这在鲁迅的日记及书信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如1932年9月28日致许寿裳信:现将《淑安的信》一本,另行寄上,内附邮票一批,日本居多,满邮只一枚……此外各国邮票当时随时留心。

1932年10月25日致许寿裳信:日尔曼邮票三枚,并附赠。

1932年11月3日致许寿裳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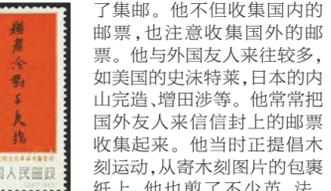
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信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

1933年3月2日致许寿裳信:集得旧邮票六枚,并附赠。

1933年5月27日鲁迅日记:上午季市(即许寿裳)来,留之午餐,并赠以旧邮票十枚。

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迅先生5次给许寿裳送邮票。这些邮票不仅是鲁迅有意集得,而且邮票品种也比较丰富。

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年,由于受到儿子周海婴的影响,自己也喜欢上了集邮。他不但收集国内的邮票,也注意收集国外的邮票。他与外国友人来往较多,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内山完造、增田涉等。他常常把国外友人来信信封上的邮票收集起来。他当时正提倡木刻运动,从寄木刻图片的包裹纸上,他也剪了不少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的邮票。他对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充满热情,对苏联邮票特别喜爱,常常委托在苏联留学的作家萧三、曹清华等代为收集。他把收集到的中外邮票都放在爱子海婴那本小小的集邮册里,供海婴欣赏。 □江志伟



1961年发行邮票(纪91)《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

1961年发行邮票(纪91)《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



1961年发行邮票(纪91)《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

钩沉